

何慕 著
三国·谍战·悬疑

三国谍影

3

火烧连营

長
篇
小
說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三国谍影

③ 火烧连营

何慕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国谍影 . 3, 火烧连营 / 何慕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人民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214-21934-3

I . ①三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8086 号

书 名 三国谍影 . 3, 火烧连营

著 者 何 慕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责任校对 陈佳晖

选题策划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朱若愚

封面设计 郭 子 周丁乾

封面插画 车锦华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54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1934-3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三国情报机构

进奏曹

魏

主官：司马懿

东曹掾：满宠

西曹掾：郭淮

军议司

蜀

主官：诸葛亮

左都护：张翼

右都护：蒋琬

解烦营

吴

主官：空缺

左部督：虞青

右部督：吕壹

翊云校尉：贾逸

都尉：陆延

魏

目录

第一章 吴都命案 /1

第二章 太平道 /10

第三章 客曹 /66

第四章 夷陵前线 /80

第五章 孙策之死 /101

第六章 砚书 /139

第七章 妖术 /187

第八章 暗桩 /233

第九章 火烧连营 /264

尾声 /301

蜀

吴

第一章 吴都命案

贾逸抱着肩膀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这栋房子。

阶基不满三寸，四壁用夯土和木柱围成，外面还砌了一层青砖，房顶是硬山样式，铺了一层白灰刷过的筒瓦。这是官宦人家寻常可见的厢房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栋厢房的墙壁和立柱上，密密麻麻贴满了杏黄色的符篆，门窗上还挂了好几面铜镜。这些辟邪厌胜之物，通常只会布置在人迹罕至的大凶之地，现如今却出现在武昌城都尉府中，让人不禁生出一股冷森森的寒意。

今夜二更天，解烦营的书佐送来一份文牒，说是武昌城都尉夫人暴毙，要贾逸前去查看。书佐跟贾逸平常关系还算不错，放下文牒之后，含含糊糊告诉了他一些事情。原来在此之前，解烦营的左右部督已经先后派人前去查探过，但都找借口推辞了。以至于到了最终，这案子竟然落到了贾逸头上。贾逸还想细问，那书佐却死活不肯再多说，只嘱咐贾逸自己小心，就匆匆忙忙离开了。让贾逸有些在意的是书佐离去时的眼

神，那是一种充满惊惧的眼神。

从公安城回来之后，孙尚香和孙权虽然相继接见过贾逸，但都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器重。官拜解烦营翊云校尉，吴王亲封，孙郡主直辖，原进奏曹精英，公安城诛灭荆州土族，就算有这些光环笼罩，贾逸在解烦营里依旧很尴尬。解烦营分为左右部督，平日里争功夺利，各行其是。贾逸既然直属孙郡主，那就意味着左右部督都管不着他。没人管当然自在了点，但没人管也意味着没有派系。在解烦营这种地方，一个没有派系的人受到排挤冷落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或许这样的安排，是寒蝉刻意而为，他们并不希望贾逸太过耀眼。而贾逸也没想过要飞黄腾达，这两年间他没有接过什么正经案子，就索性读了不少案卷，性子磨砺得愈加老练沉稳。他心里明白，作为寒蝉的暗桩，闲散日子只是暂时的，他早晚还会被推到血雨腥风之前。

今夜接到的这件案子，让贾逸稍稍有些意外。都尉夫人叫吴敏，是吴景的侄孙女，正经的豪门贵戚。平日里这种案子，会被解烦营郑重其事地对待，现在却犹如烫手山芋，着实有点蹊跷。到了这里之后，看到外面这阵势，贾逸算是明白了几分。都尉府中出现了铜镜符箓，想必是厉鬼冤魂闹腾得很凶。就算是解烦营，对这种案子通常也敬而远之。

贾逸摸了摸鼻翼，踱步向前，推开了房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房间内竟然还站着一个人。这人头戴却敌冠，身穿绛色束身短袍，腰间悬着一把丹阳铁剑，看打扮是解烦营的都尉。从面相上来看，也就二十岁出头，眉宇之间洋溢着一种世家子弟的傲气。

这都尉拱手施礼道：“贾校尉，在下恭候多时了。”

贾逸回礼：“这位兄弟眼生得很，敢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姓陆，单名一个延字，是解烦营左部督虞青麾下。这案子本来是我先接手的，只查了个开头，就被勒令要交给贾校尉。我进入解烦营一年多，一直听人谈论起贾校尉，却从未见过。恰好借此机会，看看贾校尉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我还以为是给我安排了人手，原来不是。”贾逸道。

“刚才的话，贾校尉没有听清吗？我隶属虞青部督。”陆延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“以你和虞部督的关系，你觉得她的下属会帮你的忙吗？”

这年轻人，可真是傲气得很。如果是在以前，贾逸只怕会扭头就走，但经过这两年的人情冷暖，他已经习惯了，觉得没什么关系。

“有句话叫闻名不如见面，”陆延继续道，“当年贾校尉力阻汉帝夜逃，勘破荆州迷局，在市井之中是妇孺皆知的英雄。但今日一见，抢走我案子的人既没有三头六臂，也不是青面獠牙，实在让人失望。”

“陆都尉是想气走我？可惜我的脸皮太厚，比这些难听百倍的话都听过，你就别再白费唇舌了。再说了，既然案子交给了我，就意味着虞青部督不相信你有能耐破这个案子，你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”贾逸打了个哈欠，斜眼瞧了瞧陆延。

这位世家子弟眉头皱了起来，却没有出声反驳。他右手垂下，不住拨弄着腰间的一枚玉司南佩。这枚玉司南佩圆润光洁，红绳崭新，看起来应该才挂上不久。玉司南佩通常用来辟邪，可见这公子哥虽然嘴硬，却仍对厢房有怯畏之心。贾逸没有再跟他计较，向前走了几步，朝木榻上的尸体看去。

尸体的衣服已经被剥得精光，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。贾逸举起长案上的油灯，借着光亮仔细端详。浑身上下没有锐器伤痕和钝器淤青，耳后、发梢、头顶都找不到针孔之类的伤痕，七窍未见血液渗出。他用力将尸体翻过去，后背肌肤雪白，平滑得犹如一袭上好锦绸，也没什么可疑的痕迹。

贾逸从女尸身上移开目光，上下打量起房内。四壁青砖完整，地面石板平滑，屋顶筒瓦压得严严实实。门窗均完好无损，里面配有铁环和搭扣，就连窗纸也未见破损。在房间上方，有一个极小的气窗，投射入一道黯淡的月光。贾逸的目光向下落去，地面石板平滑，未见松动的痕迹。而在墙根处，静静躺着一缕黄褐色的东西。贾逸快步走上前去，用手指

将其捻开，似乎是缕毛发。

他后退了数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奇怪……”

“贾校尉，你只不过看了几眼尸体，就发现了奇怪之处？能不能讲来听听？”

贾逸循声看去，发现陆延还没走。心高气傲的世家子弟，被人抢走了案子，不服气是理所当然的。被自己抢白一句，却仍能按捺性子留在这里，甚至主动出声请教，倒不是寻常世家子弟能做到的。这人或许有些过分自矜，但绝对不是个简单角色。

贾逸道：“不管人是死于外力还是疾病，咽气后一个时辰，身上都会出现尸斑。我听说你们是掌灯之前接到案子的，离现在已经快三个时辰了，这具尸体上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尸斑？”

“你能一眼看出这点来，倒是有些本事，比我那些蠢货同僚还算强些。”陆延的脸色竟然有些缓和，“他们一开始的时候，还以为吴敏死于隐疾。如果不是我提出这点，恐怕会当作暴病身亡，草草处理了。”

这个陆延，颇像贾逸年轻时候的样子；有点超出常人的本事就自以为与众不同，心高气傲，不会处事做人。他和同僚们的关系，应该不怎么好。贾逸伸出手指，摁了摁尸体，发现已经有些浮肿。他上前一步，翻起尸体的眼睑，却不由微微一怔。尸体的眼球变成了一颗猩红色的珠子，眼球中的血液似乎已经完全凝固。

“陆都尉，尸体上没有尸斑，眼球凝固，应该是中了什么罕见的毒药吧？”

“这次你却是推断错了，尸体变成这样，并不是中毒所致。”

“不是中毒的话，那是什么？”

陆延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巫咒杀人。”

话音刚落，贾逸手上的油灯竟然“咻”的一声，被一股冷风吹灭了。两人都微微吃了一惊。贾逸环顾四周，见没有什么异样，才摸出火折，重新点亮油灯。

“巫咒杀人？陆都尉为什么会这么说？”

“你该不会以为，单凭尸体没有出现尸斑、眼球凝固这两点，解烦营左右部督就互相推托这件案子了吧？你以为这房子外面，为什么贴了那些铜镜符箓？”

“这案子确实透着蹊跷。武昌城都尉的职责是缉拿贼盗、查索命案。他的夫人死了，却不自己查，而是直接报到了解烦营。左部督虞青、右部督吕壹，平日里争功夺利，不放过任何一桩命案，现在却把这案子丢到我这个赋闲两年的局外人头上。这个案子，他们要么是不敢查，要么是知道不能查，所以才找上了我。这点我一开始就明白。我想问的是，他们在这间房子里还发现了什么，竟会被吓成这个样子？”

陆延的脸色在油灯的光亮下显得阴晴不定：“尸体被发现时，右手握着一张符咒。符咒上写了四个古怪的朱砂符字，天下大吉。”

“天下大吉？”贾逸悚然动容，“于吉？”

于吉这个人，贾逸还是知道的。相传，他于顺帝年间得道成仙，编著了《太平经》，被太平道徒们奉为上仙。他在江东一带焚香布道，用符水治病，屡施呼风唤雨之类的神技，信徒多达数万之众。以至于到后来，江东霸主孙策认为他蛊惑人心，以后必成大患，便找个借口将他杀了。但随后不久，孙策就被许贡门客刺杀，最后伤重不治。接任的孙权采取了怀柔手段，于吉的信徒非但没得到惩治，反而开坛布道，威势不减当年。

“这宗命案，莫非跟于吉有关？但于吉已经死了十多年了，他的弟子都是些鸡鸣狗盗之辈，敛财骗色还有些胆量，怎么可能咒杀都尉夫人？”贾逸问道。

“不错，于吉的弟子是没有这个能耐，但这宗案子又确实很像于吉的风格。”陆延顿了一下，“实不相瞒，我在进入解烦营之前，曾经熟读各曹署多年来的奇案大案案卷。这种诡异的死状，在这武昌城中倒是出现过一次。”

贾逸回忆了下看过的解烦营案卷，却并未想起相似的案子，那应该

是都尉府经手的？他暗暗对这位陆都尉有了改观。能潜心研读多个曹署案卷，对十多年前案子还有印象，应该不是好高骛远之人。

贾逸拱手道：“既然出现过，那就有迹可寻。那件案子是怎么回事，陆都尉能否不吝赐教？”

“不敢当。”看到贾逸一再示弱，陆延的语气已经不知不觉变了，“那是建安五年的事了，一个叫作陈籍的富商，在城中酒肆大骂仙人于吉。当时于吉布道已有十多年，信徒众多，不少王侯重臣也都对他尊崇有加。陈籍在酒肆中大放厥词，惹得众人颇为不满，有人甚至警告他，侮辱上仙会不得好死。陈籍却嗤笑说，如果于吉真有能耐，就三日之内夺他性命，不然他要带人找上门去，痛打于吉一番。周围众人听他说出这种疯话，不愿再与他纠缠，各自散去了。谁料想，当天晚上陈籍便暴毙家中，眼珠赤红，全身血液凝固，跟眼前这具尸体一模一样。”

“你是说不光眼球，全身血液都凝固了？这具尸体也是这样？”贾逸问道。

“这具尸体还没有验证。”陆延有些尴尬，“我还没着手验尸，虞部督就把案子交给你了。”

贾逸拔出腰间长剑，快步走到了女尸跟前。

陆延劝道：“贾校尉，还是命仵作前来剖尸查验吧。”

贾逸回头，看到陆延虽然依旧一副镇定模样，手里却握紧了腰间的玉司南佩。贾逸笑笑，提剑在尸体手臂上轻轻刺了下去。剑尖刺穿皮肤，进入肉中，却未见血液流出。贾逸手上用力，长剑透臂而出，仍未见一丝血迹。他拔出长剑，趁着油灯光亮看去，发现伤口创面僵硬，被切断的脉络中都是些黑色粉末。果然全身血液凝固，莫非真是死于巫咒？

贾逸还剑入鞘，问道：“不知建安五年那件案子，查到最后是什么结果？”

“哪里会有什么结果？当时于吉名望正高，众人都说陈籍咎由自取。城中都尉只是命遗属收敛尸体，赶快掩埋罢了。听说贾校尉不敬鬼神，

对眼下这件案子有什么见解？”

“房内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，尸体身上没有明显伤痕，我觉得还是死于毒杀，只不过用的毒药比较奇诡罕见，会让血液凝固。而富商陈籍之死，或许仅仅因为死于同一种毒药，也或许是时隔太久，人的记忆有所偏差，以讹传讹……”

贾逸的话突然停了下来，脸色变得煞白，怔怔看着前方。木榻上那具女尸，不知什么时候竟自己坐了起来！他心头一紧，往后退了两步，拔出长剑横在胸前。女尸僵直地坐在木榻上，牙关紧咬，双目圆睁，嘴角挂着莫名其妙的笑意。

“陈籍那件案子，有没有尸体复活的消息？”贾逸轻声问道。

陆延诧异地摇了摇头。

惨淡的月光洒在女尸脸上，映得表情似哭似笑，说不出的诡异。明明初夏的天气，贾逸却感受到一阵彻骨寒意。很快，他就发现这层寒意并不是错觉。手中握着的长剑剑柄不知何时变得冰冷刺骨，呼出的气息化作团团白气，而身旁陆延正瑟瑟发抖，头发上已挂满冰霜！

两人眼神相交，陆延立刻伸手去拔腰间的长剑，却没有拔出来。长剑在眨眼间竟被冻住了！

贾逸挡在他的身前，低声道：“我们先走。”

两人一步步向门口退去，眼看房门触手可及，陆延不小心踩到一盏陶碟，发出一声脆响。木榻上的女尸猛地扭过头，瞪着血红双眼直愣愣看着他们。陆延没有沉住气，纵身向房门撞去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木门晃了一下，落下许多冰屑，却并未被撞开。

“这下麻烦大了。”贾逸苦笑。

那女尸被响声惊动，身躯一纵，四肢落地，以飞快的速度向两人直冲过来！贾逸迎身而起，长剑破风向女尸斩去。女尸双手向前一抓，只听几声急促脆响，一柄利剑当即碎成数段！贾逸左手抬起，用力一甩，一支袖弩闪电般射向女尸。按说在这么近的距离骤然发箭，弩箭自

然会洞穿女尸尸身。可此时此刻，弩箭虽射中了女尸，却仅仅没入寸许。倒是巨大的冲力让她打了个趔趄，停了下来。

陆延还在撞门，女尸伏在地上，瞪着血红的眼珠盯着他们。贾逸感到十分荒谬，自己是从来不信鬼神之说的，如果就这样死了，岂不是莫大的讽刺？他屏住气，沉下身形，摆好了架势等着女尸。而女尸却犹如土狗一般，晃动了几下头部，发出呜呜之声，没了再次攻击的意思。一人一尸就这样僵持着，好像过了很长时间，又或许仅仅是数个吐息，身后传来一声闷响，木门终于被陆延撞开了。与此同时，那具女尸也“噌”的一声扑了上来。贾逸吐出一口白气，奋力抬腿向女尸头颅踢去。落脚之处，却犹如踢到了一块铁板，脚跟生疼。他正欲弯腿借势弹起，冷不防被女尸骤然发力，撞出一丈多远，重重跌落在地上。贾逸急欲起身再战，女尸已经高高跃起，从半空中扑压下来。他只好左手拍地，向旁边翻身滚去，右手随之朝女尸肋上打出几点寒星。这些寒星是寒蝉工客所研制的独门暗器，不但锐利异常，而且在草药中炮制过，刺入人体后会引发剧烈疼痛。然而这些寒星打入女尸，犹如泥牛入海，毫无声息。

离木门已经近了，只要能出了屋子，就有生还的希望，但这咫尺之地犹如天堑。贾逸只觉得浑身酸痛，一阵阵头晕目眩接连袭来，几乎要站立不稳。那具女尸在地上兜了个圈，发出凄厉的嘶吼，纵身又扑了过来。他只得心中一横，举起双臂准备硬接一招。就在此时，只见门外飞来一颗黑乎乎的圆球，砸在女尸身上，“嘭”地燃起了一层妖异的蓝色火焰。女尸嘶吼一声，仰面跌倒在地，不住地来回翻滚。眨眼之间，蓝色火焰已经吞噬了女尸，剧烈燃烧起来，四周充满了刺鼻的焦臭味。

贾逸趁机奋力跃起，纵身闪到门外。他看到陆延手中拿着一颗黑乎乎的圆球，正用火折引燃上面的引线。火油弹？这种东西一枚造价两千大钱，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爆燃，既昂贵又危险，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。陆延此行带了这种东西，可算是慎之又慎。反观自己，倒真有些托大了。火油弹已经点燃，陆延急忙用力掷出。女尸身上又炸起一团炙热的火焰，

倒在地上翻滚抽搐不停。火星从女尸身上迸溅到四周，引得门窗家具一并剧烈燃烧起来，转眼之间，这间厢房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。

贾逸双腿不停打战，支撑不住，瘫倒在地。陆延也脸色苍白，大口喘气，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。仅仅才过了几招而已，怎么会体力尽透？

陆延的声音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响起：“怎么会全身无力？该不会是你刚才刺穿女尸手腕，让我们也中了巫咒？”

贾逸想要反驳，却开不了口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手脚已经麻木，浑身冰冷刺骨，沉重的黑暗犹如天倾一般压了下来。

眼前的景象闪现了几次，然后就此寂灭。

第二章 太平道

夕阳在远方缓缓坠下，余晖映得视线所及之处一片金黄，仿佛人间仙境一般。

贾逸疲倦地倚在雕窗上，愣愣地看着眼前美景，心事重重。虽然已经脱离险境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仍心有余悸。已经断气多时的女尸突然暴起伤人，真真切切发生在眼前，对他来说恍若噩梦一场。醒来之后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去探查，却被告知那里早已烧成一片废墟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原来，武昌都尉魏临见府中火起，也顾不得避讳什么，带着近百名郡兵冲进院子。看到昏迷不醒的贾逸和陆延，就把人送回了解烦营。陆家收到消息，立即派马车和仆从将陆延接了回去，据说还找了好几位武昌城名医前去诊治。而贾逸则躺在解烦营中，足足昏睡了一天两夜才恢复知觉。期间除了孙梦每天来喂他吃药，就再没有人探望。

贾逸并没有生出什么愤愤不平的心思，在解烦营已经被排挤两年有

余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。别说有人探望，没人趁他昏迷下毒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至于孙梦，虽然这两年走得比较近，但她的身世仍旧是一个谜，不知道可以相信多少。

早在公安城时，蒋济已经告诉过他，在孙梦身份文牒上所记载的家乡，并没有发现她生活过的痕迹。回到武昌之后，贾逸忍不住暗地里又去了一趟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这次不管是询问村里的什么人，都说认识孙梦，还有所谓的儿时好友带他去看孙梦的祖宅，远远地将孙梦父母指给他看。

每个人都在努力让他相信孙梦曾经生活在这里，却没有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要打听孙梦，也没有人问过他的身份。戏做到这种程度，已经有些过了。布置这场戏的人，并不怕被贾逸识破，还在隐隐暗示贾逸收手。于是，贾逸放弃了，他知道单凭自己查不出真相，况且就算查出孙梦不是田川，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。放弃也好，至少还能留给自己一丝虚无缥缈的希望。

况且，这两年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贾逸实在无暇他顾。去年曹操病逝后，世子曹丕继任魏王，命令两个弟弟曹彰、曹植立刻回到封地。而二人刚刚返回封地，曹丕就赐死了甄洛，并以糠塞口，披发覆面下葬。入秋之后，曹丕又逼迫汉帝禅让，在洛阳称帝建立魏朝。汉中王刘备误信汉帝已死，在成都登基，宣布继承大汉正统。一时间，天下风传刘备要亲率大军，北出岐山，攻打曹魏。但紧接着，蜀汉将领张达、范强却设计杀死张飞，携带其首级投奔吴境。东吴大都督陆逊意识到这是曹魏驱狼吞虎的计谋，建议孙权将张达、范强二人杀死，并派使者向刘备求和。但刘备震怒之下，仍倾蜀汉之力，攻伐吴境，一月之内攻入八十余里。孙权只好一方面派陆逊前去抵挡，一方面向曹魏称藩，请求曹丕出兵相助。曹丕应允了孙权的请求，在襄阳、樊城等地调动重兵，布陈魏蜀边境。刘备担心腹背受敌，不敢再度前进，将大军驻扎在夷陵一带，跟陆逊对峙了将近一年。

天下大势如此，解烦营也不消停。刺探军情、肃清奸细、监察官员、

处理命案，不管是新上任的左部督虞青，还是右部督吕壹都忙得要命。唯独贾逸，两年间只接了几桩鸡毛蒜皮小案子，几乎快被人遗忘了。

身后忽然飘来一阵淡淡的幽香，是金花燕支的味道，应该是孙梦来了。贾逸没有回头，这两年里，他一直在纠结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孙梦。或许是因为孙梦太像田川，才会让贾逸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；也正因为孙梦太像田川，贾逸面对她时总会想起那条被鲜血浸透的小巷。

孙梦紧挨着贾逸坐了下来，细长的发丝落在贾逸颈间，让他痒痒得难受，不禁往旁边挪了挪。孙梦瞪了他一眼，赌气似的也往旁边挪了下位置，离贾逸更远了。

贾逸有些尴尬：“孙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是怕人说闲话，有损姑娘清名。”

孙梦白了他一眼：“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？什么清名？你在解烦营昏迷不醒，被我扳着嘴巴喂汤药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男女授受不亲？”

“多谢孙姑娘相救，真是难为你了。”

“你还知道难为我了啊，人醒了，却连个招呼也不打。”

“呃……我是觉得……”

“又是男女授受不亲？”孙梦摆了摆手，“算了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，没什么大碍吧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贾逸道，“不过外面都在谣传我和陆延是中了巫咒，不是应该找道士来驱邪吗？为什么你会用汤药来为我医治？”

“你以为我没找道士吗？不管是天师、法师、羽客、真人，武昌城里有点名气的道士我几乎找过来了。但他们一听说跟于吉有关，一个个跟吃了秤砣一样，连来看一眼都不肯。那些汤药，还是陆延送来的。”

“陆延送来的？”贾逸皱眉问道。

“陆家在接回陆延之后，趁消息还没有传出去，立刻请了几位城中名医前去诊治。那些大夫看过之后，认为是湿毒侵入五脏六腑，开了些祛湿解毒、补神固本的方子，陆延吃过三服之后就醒了。他得知你还在